

曹禺自述

京华出版社

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都不大能说清楚，我也是如此。分析作品要靠评论家。不论作家写作，对自己的感受是清楚的：爱谁，恨谁，同情谁，是很清楚的。作了就不能不作，止于我不能不止。我们写作，要真有所感才写。

—— 曹禺

对任何一位文学传记作者来说，最宝贵的材料莫过于传主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片言只语。所以，[illegible]的文字，像传主的书信，特别是日记，是传记作者最稀罕的，往往如获至宝。同时，对一个热衷于阅读传记，尤其是有文学[illegible]来说，[illegible]莫过于[illegible]到传主本人的自述文字。因为，一部传记作者二度阐释，使[illegible]，尤其是当一个不入流的传记作者为一个大师级的传主立传时，就更是如此。

—— 傅光明

ISBN 7-80724-101-2

9 787807 241010 >

ISBN 7-80724-101-2/I · 178

定价：21.80元

感悟名家经典自述



曹禺自述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禺自述/曹禺著.—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ISBN 7-80724-101-2

Ⅰ.曹… Ⅱ.曹… Ⅲ.曹禺(1910~1996)—自述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025 号

曹禺自述

著　　者□曹　禺
策　　划□王金文　华飞
责任编辑□和庚方　魏龙
责任印制□和庚方　魏龙
装帧设计□虚竹堂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8472　64251790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100 千字
印　　张□14
印　　数□0001~8000
出版日期□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24-101-2/Ⅰ·178
定　　价□21.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并非一个人的历史(代序)

傅光明

对任何一位文学传记作者来说,最宝贝的材料莫过于传主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片言只语。所以,凡带有私秘性的文字,像传主的书信,特别是日记,是传记作者最稀罕的,往往如获至宝。同时,对一个热衷于阅读传记,尤其是有文学考古癖的读者来说,最过瘾的感觉又莫过于能阅读到传主本人的自述文字。因为一经传记作者二度倒手,便顿觉隔靴搔痒,尤其是当一个不入流的传记作者为一个大师级的传主立传时,就更是如此。

自述又不等同于自传。我想,自述之不同于自传的地方,主要在于它没有自传的整齐章法,常常是零敲碎打随兴之所至的篇什,或许源于写作时间、精力、环境等诸多因素所限。因此,自述的散文化味道,似乎比自传来得更浓烈。自传读起来犹如没有支流的长河大川,一气呵成。自述则恰如涓涓细流,独立成篇,自说自话,汇成江海,却也是这边风景独好。

其实,不论自传,还是自述,都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即都是由传主自己来讲述各自的人生。因此,或浓或淡地胚胎出作为传主"我"这一个的主观色彩,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天经地义的。比较起来,自传似乎更带有"大历史"的味道,若喜欢"宏观叙事",读起来或觉畅快。而自述似乎更是"微观叙事"的好手,读起来感觉更直接,更亲切,更自然,仿佛作为局外人的你,已经成了传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倾听者了似的。

这让我想起英国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学可能是客观的吗？》中所说："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的时候，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于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各样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

换言之，自传/自述呈现的就是个人的绝对历史了吗？比起二传手，甚至已经被以讹传讹了的历史讲述，传主的自述/自传或更接近"同一个题目"下的历史"真相"？但无论如何，它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历史，而还是传主所能留下的最好不过的记忆的见证。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我"所讲述的历史版本，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文学读本。

这套丛书，是自述，而非自传，是将传主以或散文，或书信，甚或日记形式讲述人生的文字连缀而成。有的是传主原来的整篇文章，原貌复原；有的是将原文略作删节；也有的就是传主片段的书信、日记。因而，为便于读者更好地在倾听中记忆历史、感悟人生，编者代传主拟加了一些"微观叙事"的小题目。另外，丰富的图片也在无声地讲述、见证着传主的人生、历史。

2005年8月10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琐忆 \1

第二章 在天津读书的日子 \11

一 戏剧生活的开端 \13

二 母校南开中学 \19

三 学生时代拾零 \23

四 读书与写作 \28

第三章 《雷雨》前后 \43

一 水木清华 \45

二 动笔之前 \49

三 我写《雷雨》 \52

四 《雷雨》与巴金 \54

五 我说《雷雨》 \58

第四章 铁网中的《日出》 \69

一 我爱《日出》 \71

二 寻找真理 \87

三 《日出》的话题 \97

第五章　《原野》和《蜕变》　\103

一　从段妈说起　\105

二　《原野》之路　\110

三　抗战中的《蜕变》　\113

第六章　我写《北京人》　\119

一　往事与《北京人》　\121

二　沉重的喜剧　\127

三　写作点滴　\137

第七章　《家》的改编　\141

一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143

二　一部女人的戏　\146

第八章　《明朗的天》和《王昭君》　\151

一　写《明朗的天》　\153

二　昭君自有千秋在　\158

第九章　非常时期　\165

一　已经忘却的日子　\167

二　痛苦岁月　\171

三　于无声处听惊雷　\176

四　我和玉茹　\179

第十章　思考与怀念　\185

一　晚年的思考　\187

二　怀念老舍先生　\197

三　郭老给予我们的教育　\202

四　情意深深忆菊隐　\206

五　怀念田汉同志　\210

第一章
童年琐忆

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我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石，这是按着我父亲的字排下来的。我父亲叫万德尊，字宗石。还是在湖北省潜江县的时候，万家是个大家族，人口很多，但数我们这一房最穷了。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家境贫寒。父亲考进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每月有四两银子的津贴，他还得把一半银子寄回家中，接济家用。清朝末年，政府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去，我父亲选了这条路。那时，一般人是不愿意出洋的，只有那些经商的才敢去冒这个风险，就像《镜花缘》里的林之洋那样。我父亲决心去日本，去闯一闯，显然是把它看成是一条能光宗耀祖的道路。他被分配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这个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他和军阀阎锡山是同学，即使在日本，也是相当早的毕业生了。我父亲毕业回国后，曾经当过师长，做了一个小军阀，但是，他为人胆子很小，又从来没有打过仗，加上他读书较多，便更像是个文人，四十多岁，他就不做事了，经常找几个诗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写点诗文。

我的家庭人口不多。我父亲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我的姐姐和哥哥是第一个母亲生的，这个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我的母亲生我之后第三天便故去了，得的是产褥热，那是不治之症。我的第三个母亲和我的生母是双生的姐妹。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



◆曹禺生母薛氏（1892—1910）在生下曹禺3天后因患产褥热去世。因为继母薛咏南（1892—1954）系曹禺生母薛氏的孪生妹妹。曹禺是在生父万德尊（1885—1929）与继母的共同爱抚下长大。

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我父亲这个人是自命清高的，“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的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四十多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天亮时才睡觉，傍晚才起床。每当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里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地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但是，这倒有一个好处，使我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读书。我的住房很宽敞，家里房间很多，一座两层的楼房就有八间房子；还有一座小楼，也有许多房间，阔气得很，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说起来也令人奇怪，我父亲却常常对我说：你是“窭人之子”啊！“窭人”，是文言，也是湖北家乡话，就是说，你是个“穷人的儿子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父亲总是教训我要如何自立、如何自强，他让我千万不要去做官，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因此，他总是劝我去做医生。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我的英文学得不好，生物也学得不好，考了两次协和医学院都没有考上。可见，

人生的道路，有时并不是靠主观意志所能安排的。我想，我父亲的那些话，对我萌发出一种贫富之间是不平等的观念，或许多少有些关系吧！

还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亲非逼着我做诗。我哪里会写诗呢？想了许久，蹩出两句诗来："大雪纷纷下，穷人无所归。"这叫什么诗呢？可是父亲却夸奖说："不错，很有些见解。"现在回想，家里住着暖暖的房子，吃着火锅，能这样写，实在"难得"！其实，这也不离奇，公子哥儿从没有尝过穷人受苦的滋味，也能说这样的话。当然，寻根溯源，找个道理也行，从什么地方我得到这样一种感受呢？那时，我家里有个保姆，叫段妈，陪着我睡觉。有时，睡不着，她就经常对我讲起农村的情况，还有她家里的一些事情，告诉我她丈夫是怎么死去的，婆婆又是怎么上吊自尽了，这些悲惨的事情。她的孩子死得很惨，身上长疮，疮上都是蛆，硬是疼死了。还讲了些农村中穷人受罪、财主霸道的小故事。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好的保姆，真像一个人一生的启蒙老师；鲁迅的童年，长妈妈就给了他许多教益。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

我没有上过小学，是家里请来老师，读的是那些孔孟之道的书。不过，那时我已经偷偷地看了不少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传》、《聊斋志异》等等读了不少。外国的书也接触一些。最早读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后来读各种半白半文或白话的翻译与著作。给我印象较深的如德国作

家霍普特曼的《织工》，果戈理的《巡按》，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如《威尼斯商人》，当时译为《一磅肉》或《女律师》，是个很流行的剧本。这些作品看是看了，但并不觉得入门，主要是因为知识底子薄，讲的是外国事情，有些隔膜。外国小说在童年时也读过，印象最深的是都德的《最后的一课》，这篇小说写得很短，但是它那种爱国精神却很强烈感人，我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这才感到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我是非常喜欢《鲁滨逊漂流记》的，它激起我的想象，幻想到海上去冒险。我曾经想做发明家，发明一艘飞快的船，装上机器，跑得很快很快，我为此还画了一张图，装在一个瓷娃娃肚里。这样的书是诱人神思飞扬的。我还记得读过一本《林肯传》，我对林肯这个人也有一种佩服的心情，他解放黑奴，那是了不起的。甚至文史方面的书，像《春秋》、《左传》、《古文观止》，还有孔夫子的书，我觉得这些书也给我打开一个宽广的世界，使我眼界开阔起来。像《左传》、《史记》里边的人物故事，读起来也是很有兴趣的。我读过《东方杂志》，这是我父亲订阅的，他为的是消遣解闷。上面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章，我记得父亲对列宁十分佩服，现在我也不懂得他为什么那样佩服列宁，他说列宁是个伟大的人物，是个巨人。还有叶圣陶主编的《少年杂志》也给了我不少新的知识。总之，书给了我一个广阔的世界，使我知道世界并不像我的家那么黑暗、这么闷人！

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文化艺术修养应该是多方面的，是靠多少年的逐渐积累面来的。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许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我记得家里有一套《戏考》，我读《戏考》读得很熟，一折一折的京戏，读起来很有味

道，但是，当时看得最多的还是文明戏。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是很兴盛的，那种连台本的文明戏，演的都是关于讲皇帝的戏，还有加官晋爵的故事以及哀感顽艳的爱情戏。那些哀艳的文明戏大都是根据言情小说改编的，也没有什么脚本，演戏只靠墙上贴的一张幕表，幕表规定好这出戏共有多少场，有多少人物，每一场大概演些什么内容，都有哪些人物上场，头天晚上大家商量好，第二天就登台演出了。参加演出的都是男演员，文明戏中有一种"言论正生"，专门在台上发表激昂慷慨、愤世嫉俗的言论，都是即兴的言论，一套一套的；往往他演说完了，观众就报以极为热烈的掌声。小生，是专门讲爱情的角色，一般言情、哀艳的戏都是旧套子，例如，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位书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却被父亲卖出了，或者被迫嫁给富人，过了若干年，她又和这位书生见面了，于是就演出一段非常香艳哀痛的戏，他们见面，女孩子的父母发现了，大骂他们。这时，书生的朋友就出场了，这位朋友就是由言论正生扮演的，于是他就劝书生，借机发表一通言论，说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如何啦，国家是怎样地风雨飘摇喽，政府是如何坏啦，官吏又是如何地腐败喽，你作为一个血性男儿，应该有志气，要抛头颅洒热血喽！这一番正面的演说完毕，观众就拼命鼓掌。这位书生终于醒悟了，和女的道别，女的舍不得他走，又是一番哀艳的表演，讲上半个小时的爱情，什么：我是如何苦喽，我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啦等等，有腔有调地、流着眼泪说出一套套悲恸欲绝的感伤话。给我印象深的是，中国的观众十分善感，像言论正生演说过后观众那样热烈的欢迎，那种热烈鼓掌的情景；男女洒泪告别时，台下也有妇女一片呜咽抽泣，擦湿了手帕。可以说，观众和舞台演出打成一片，真叫"交

流”之极了！演文明戏有本事的演员们确具有一套使当时的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

再就是看旧戏了。特别是大学时代看了许多好戏，那时，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已经认识了巴金，还有我中学时代的同学靳以，我和靳以常到广和楼去看京剧。杨小楼、余叔岩都是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谭鑫培的戏还是小时候母亲抱着看的，杨小楼的戏看得最多，他演黄天霸演得妙极了，黄天霸武艺高强，非常狡猾、非常凶狠，他是效忠于满清朝廷的。杨小楼把黄天霸的奴才相和他的特定性格演得活灵活现。还有一个叫刘鸿声，他唱的《斩黄袍》异常高昂响亮，一句唱出，满场叫“好”！剧场震得楼顶都要掀开。从旧戏里可以学到描写刻划人物的本领，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是写得鲜明的，而且每个人物都不一样，有聪明的，笨的；有滑头的，阴险的；有凶狠的，软弱的。旧戏中《三国演义》的戏很多，我很喜欢看，曹操的戏几乎我都看过，各种各样的曹操，曹操也是演活了的！三国戏里的人物性格，刻划得十分出色，诸葛亮智慧喽，周瑜气量窄小喽，曹操狡诈喽！有个一串折子戏可以接起来的连本京戏，我非常爱看，说的是曹操带领八十万人马攻打东吴，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抗曹，今天这出戏叫《赤壁之战》，旧名叫“群英会”。三国里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出来了，每个人物都具有自己的鲜明形象，而且整个戏的冲突波澜壮阔，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我很喜欢听唱、听故事，中国这些旧的东西写得是很活的。我喜欢《聊斋》的故事，开始是很难读的，但有兴趣，越读便越能体味其中的意趣。《聊斋》写的人物很多，性格多种多样；故事曲折，引人入胜。还有昆曲，我看的是北昆，侯永奎的《林冲夜奔》演得真好，四十分钟，一个人在台上活活演唱出一个沉

痛悲壮“有国难投”的林冲。天津还有一个刘宝全，是唱京韵大鼓的，我听起来也是入迷的。一个人的艺术修养要广，除了读书，对各种艺术的鉴赏能力要多方培养，要从许多方面吸取营养，兴趣偏狭是不利于艺术创造的。